

满族民间故事选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ZHONGGUOSHASHI MINZU
MINJIANWENXUE

AXI

满族民间故事选

乌丙安 李文刚 俞智先 金天一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涂 石
封面设计：何礼蔚
插 图：袁银昌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满 族 民 间 故 事 选

乌丙安 李文刚 俞智先 金天一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平10 软精12 字数 326,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0册 (内软精2,500册)

书号：10078·3439 定价：平装 1.85元

编辑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数量浩瀚，绚丽多彩，富有民族特色。它不仅具有文学价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从中可以吸取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营养，而且对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也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是我国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采集工作，有了广泛深入的开展，搜集到大量的民间故事作品和有关材料。为了使这宗世代口头相传的文化财富，通过妥善的整理和系统的选编，成为精粹的读物，以利于阅读、应用和保存；为了使我国多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得到发扬，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我们有计划地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故事大系》选收我国各少数民族散文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即一般通称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等。按民族分别选编，以各民族作品专集形式出版。全大系预定为五十六卷，每卷字数大致接近。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各编为一卷。但根据各民族作品实际情况，有的民族作品特别丰富，编为正续篇两卷，有的两个或三个民族作

品合编为一卷。最后一卷为索引及其它资料。编选工作请民族文化部门、有关专业单位或专业工作者担任,并负责撰写前言。

《故事大系》各卷所辑的,主要为一个民族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顾及到内容、形式的多样性,以反映一个民族民间故事的概貌。所收作品经过整理,但尽可能保持原貌,以保存它的固有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故事大系》将根据各民族民间故事搜集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陆续编选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六月

前 言

满族旧称满洲族，亦俗称旗人。人口二百六十万，与汉、蒙、锡伯、朝、回等族杂居，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和北京、河北、内蒙等地，其中半数以上在辽宁省境内。

满族历史源远流长，白山黑水是满族的发祥地。据文献记载：远在西周初期，用勤劳的双手开发祖国东北边陲的即为满族祖先——肃慎人。汉代则改称挹娄，南北朝谓之勿吉，隋、唐乃云靺鞨，契丹人列为女真。直至十六世纪末努尔哈赤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起后金地方政权，方形成以女真人为主并融入部分汉、蒙、朝人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女真遂称满洲。

满族是个文化很高的民族，上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上京龙泉府^①粟末靺鞨便创立了辉煌的“渤海文化”；在金代（一一一五年——一二三四年）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女真文，随之迁徙关内的女真人与汉族杂居，出现了满汉文化的第一次大溶合。现今存世的满语则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族支，是用蒙文字母改创的。一六四四年顺治入关，满汉长达近三个世纪的文化上的第二次大溶合，最终导致了满俗的渐次消失和满语的几近殒没。

^① 上京龙泉府：今宁安县东京城。

满族是个善于学习、富于进取精神的民族，并不囿于成见，以其卓越的建树，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文化，不独涌现了久负盛名、饮誉文坛的优秀作家文学；同时，那浩如烟海、灿若星汉的民间文学，更以其炫目光彩丰富了祖国多民族的文化宝库。其中，民间故事占有较突出的地位。

满族民间故事蕴藏量蔚为大观，其门类、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在民间通称为“瞎话儿”。在世代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满族人民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是非观念予以雕琢、冶炼，使它成为民间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民间故事中，神话的产生年代最为久远。它是原始社会的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能力的逐渐增强，阶级、国家的产生而变形或消亡。所以，它的保存特别仰赖于古文献的记载。但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神话的产生时代与存在方式也大不相同。譬如，汉族的神话大都保存在《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中，而《归藏》《禹本纪》等筮、史书的亡佚，使得记载在这些文献上的神话也永远付之阙如了。与此截然相反，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如拉祜、傈僳、纳西、苗、瑶等二十多个民族，因其社会发展的迟缓，迄今在民间还保存着大量丰富、完整的口头神话。

满族神话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在《满文旧档》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年）五月初六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据一个“叫穆克什克的人报告说，我的父祖世代生活在布库里山边的布尔和里池。我们地方没有档子^①。古来传说，在布尔和里池的三个女子恩古伦、曾古伦、佛库伦来沐浴。最后的女子获得神

^① 档子：指文字。

鹊送来的果实，含在嘴中进入咽喉就受孕了，生下布库里雍顺。他的同族正是满洲国。”这是用满文记载的最早的始祖传说，也可以说是神话。其后《满洲实录》《清史稿·太祖本纪》《皇清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等清代文献中，堂而皇之说满族是长白天女的后裔，都是根据这个记述。这个卵生的传说，与上古东方诸民族始祖传说是十分相近的，诸如，商祖先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秦祖先女修吞燕卵而生大业，高丽国祖先朱蒙是从大卵生出来的。显然，满族的始祖传说是深受它们的影响的。这类“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说”，当是母系氏族时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嵌下对偶婚姻出现之前氏族部落外群婚制的痕迹。把“神鹊衔果”同满族祭鹊、鸦的习俗联系起来看，当为满族曾以鹊、鸦为图腾的缘故。由于满洲统一之前，各部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两极分化的情形：有的部落已转入相当进步的农耕生活，如建州、海西女真，有的部落仍过着低级的渔猎生活，如野人女真，直到清入主中原之后，仍停留在氏族制阶段。这个叫穆克什克的人，便住在距黑龙江有一百二、三十里的布尔和里池周围，是皇太极部下出征黑龙江的降将。那么这则始祖传说究竟始于何时，仅取《满文旧档》的孤证是难以确立的。退一步讲，纵然这则始祖传说果真产生于史前肃慎人之口，经过累世流传，早与它的原始形态相去甚远了。统治阶级常常出于自身需要而对传说加以利用与篡改，使传说染上浓重的“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这种情形也并非毫无先例，有关夏禹、孔子、汉高祖的传说，也不乏类似说法。这种“天女生天童”的说法，附会到清太祖身上，其用意是毋庸多讲的。

保存在民间口头上的满族神话，从已经搜集发掘出来的

材料来看,数量还不是很多。但从这些不多的口头神话中,却能找寻出原始时代人类社会活动的轨迹和满族童年期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人文、历史和美学价值。其中《天神创世》是目前能搜集到的满族最早的开天辟地、天神造人、造物的神话。神话中有一个类似汉族女娲的天神阿布卡恩都里。由于这三则神话是跳神的萨满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因而带有一定的可信程度。《太阳和月亮的传说》《白云格格》《月亮阿沙》等,也是属于这类解释自然的神话;《北极星》《天池》等作品,则展示了人们与洪水泛滥、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英勇斗争的画卷,有的还塑造出神或半神的超人形象,以驰骋的幻想寄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无疑,这些作品都是很珍贵的,但由于世代口头传承,有所变形,已不全是原始的状态了。

传说产生的年代稍迟于神话。值得注意的是,满族民间故事中有一类古老的传说,如《勇敢的阿浑德》《拜满章京的孙子》《珠琿哈达的故事》等。在这些故事中,可窥见原始部落古老的分配制度,“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淳厚的民风,粗犷的莽式舞,喧嚣的围猎场和野蛮的征战,部落长也被加以神化,对征服、吞并别的部落以及攫取生活资料都给以弘扬。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公社渐趋解体的历史断片,为历史学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类作品较多地流传在黑龙江宁安县一带,那里自古以来是满族生息繁衍的地域。在后金天聪七年伊始移民岫岩屯垦戍防的长白山满族苗裔中,却绝少听到这类故事。这也说明一个问题,由于生产与生活情形的更变,这类古老的传说,流传的势头已逐渐减弱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敏而好学,不墨守成规,几受中原文化的熏陶,满族在文化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在少数民族中的确是先声夺人

的。

满族的传说不单在数量上占优势，就其内容来看也更加开阔、完美。除了上述的这类古老的传说外，依附于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创作出来的口头传说，更为丰富多彩，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点。满族历史上的数番迁徙，与兄弟民族长期杂居并相互渗透，同汉文化的几度溶合，以及本民族语言、文字、习俗的逐渐消亡，就一般故事而言，民族特点已不甚鲜明，唯其传说这一部分，仍保留了自己民族的本色。

除古老的传说外，满族传说大致可分为历史人物传说、风物传说和习俗传说三种。满族历史人物传说极为丰富，不仅有满族族源、始祖的传说，历代的许多著名人物，在民间口头上都流传着故事。如阿骨打、金兀朮、努尔哈赤、康熙、乾隆、萨布素、曹雪芹的传说，数量都不少。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老憨王逃难”的传说（有的称“小憨的故事”，有些习俗传说如《乌鸦和窝楞雀》《背灯的传说》，讲的也是这一内容），在东北三省以至关内满族中均有流传，几乎无人不晓。其中“脚生痞子”、“小夫人报信”、“骑大青马逃生”、“乌鸦救驾”、“黄狗救主”等情节大同小异。这则传说之所以历久不衰，人人笃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满族早期的许多习俗、祭祀等密切相关。诸如满族供奉“佛缘妈妈”，祭“王杵”，竖“索伦杆子”、喂喜鹊、乌鸦，不吃狗肉、不戴狗皮帽子种种。

自然，历史人物传说与史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绝非是历史事实的照搬无误，正如高尔基所说是“独特地伴随着历史的”。同作家艺术创作的规律一样，口头文学创作者的褒贬、喜恶、愿望、寄托，无一不倾注在历史人物传说之中，而陈陈相

因、口耳相传，同传说的原来面貌就大相径庭了。

“乌鸦救驾”之说据古籍记载，乃满族先祖猛哥帖木儿之弟凡查亡命途中，七姓野人穷追不舍，“会有神鹊栖儿头上，追兵疑为枯木桩，遂回”。传说却移花接木，附会到努尔哈赤身上，一说为李成梁所追，另一说为外国军队所赶。又据史书所录，努尔哈赤的确在明总兵李成梁手下当过差，但“成梁待之甚厚”。显然，传说中李总兵见瘡子起杀机一说，是与史实相悖的。诚然，不应以史实来考究传说，但饶有意味的是满族民间却笃信其真，其间所包孕着的复杂民族心理，正是这则传说影响甚深的重要因素。满族历史上曾是一个慍悍尚武的马背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传说中少年时的努尔哈赤，淳朴憨厚，善良正直，坚韧不拔，知恩图报，这些正是满族人民本身自强不息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满族人喜爱出身微贱的少年努尔哈赤，更崇尚扯旗反明打下江山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送他浑号“老憨王”，正体现了这位开国明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满族人民把优秀品德集于努尔哈赤一身，实质上正是满族人民对本民族的歌颂。至于满清统治阶级刻意渲染“真命天子，脚踏北斗”“神鸟护身、义犬救驾”，与历代开基帝王托言天命、一举成事是一脉相承的，客观上则起到唤起民众、团结民众的作用。

《黑娘娘的传说》及异文《黑妃》《一夜皇后》《三道晾子》《打渔楼》，是影响仅次于老憨王逃难的一则传说，叙述了清帝选妃的故事，对封建帝王的荒淫残忍给予无情的揭露。在其他一些历史人物传说中，对首领、帝王、官吏却又有不同的描述，对民族自强、英勇抗争、艰苦创业、宽宏大度、知人善任、体恤下情的明君贤臣给予了肯定。这一方面是对本民族的歌颂，

一方面也反映了过去满族人民渴望出现能为民族争光，能为人民申张正义，能关心民众疾苦的人物的心理。

风物传说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青山、绿水、奇花、异草，均能生发出一则优美动人的故事，驰骋着满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蕴含着他们深沉、执着的乡情，寄托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从这些风物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炭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防邪的汤池；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愤的皇帝捉弄得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巧夺天工的镜泊八大景。

满族的习俗传说也相当丰富，大都是把习惯的形成，通过奇特的联想，敷衍成美妙的故事；也有不少是为了纪念本民族的优秀人物，与历史人物传说融为一体。历史人物传说与奇丽的风物、习俗的来源紧密相关，正是满族民间传说的特点之一。

故事的分类历来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决定了故事的千差万别，有的故事与传说也不易区分，有时一则故事又同时与几种型类发生纠葛。因此很难用固定的型类加以归纳，只能从大体上划分幻想故事、生活故事两大类。

幻想故事，顾名思义，是借助奇特的想象迂回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形式。满族幻想故事的品种样式比较齐全。

在魔法故事中，有神奇宝物故事，如《细玉棍》等；灵怪故事，如《珍珠门》等，这些灵怪有的是蛤蜊精，她们慕羡凡间的幸福而与人类通婚，她们选择的配偶全是心眼好的穷苦青年。怪孩子故事，如《蛤蟆儿子》《凤丹和石人》，把“无婚受孕”与“靠怪孩子养老送终”的情节联系起来看，一方面渗透着古老社会图腾崇拜的观念和初民时性蒙昧的情状；另一方面则是

现实社会的一种折光，如求偶不易，子嗣艰难。这类故事总以大团圆结尾，从善终有善报：穷苦小伙与仙姑结为眷属，孤苦老人由怪孩子奉养天年。变形故事，如《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等，以幻化的形象表现了满族人民知恩图报的观念，国外学者又称其为动物报恩型。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老虎也懂得报滴水之恩。两兄弟故事，如《小铜锣》等，集中表达了满族劝人为善的朴素观念。《三个瞎姑娘》，也同样是如此，故事中的大妹、二妹妒忌三妹，费尽心机加害于她，最后却落下个点天灯的下场。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类幻想故事从结构的严谨奇巧，情节的迂回曲折，到悬念的设置，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都是比较成熟的。

专题故事幻想色彩、现实成份参半，是展示满族风土乡情的一种故事样式，它的内容以满族滋生地的特有物产为中心，如东北独有的人参、柞蚕、棕熊、东北虎、大马哈鱼、达子香花、靛鞣草等。但这类故事的核心并非讲述动、植物或土特产得名或成形的来历本身，而是仅以它们作媒介，反映满族现实生活的故事，同时又不拘泥客观现实的写真，赋予强烈的主观色彩。

围猎故事在满族故事中很有代表性。满族以“国语骑射立国”，满族的男孩子自幼吊膀子练就弯弓盘马良技，十来岁便能跃马驰骋，膂力过人，箭无虚发，因而围猎故事的大量产生是极其自然的。对付行止拙笨的熊精，让它饮醇酒佳肴，酩酊大醉，用鱼膘胶住其股；对伤人的恶虎，遣以角缚尖刀的壮牛，与之斗杀，如果没有丰富现实生活为依据，这些细节是很难设想出来的。这类故事把满族的骁勇风姿、聪明才智描绘得栩栩如生，并透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挖参故事也颇有特点，与汉族同类故事相辅相成，又有着不同的风格。满族的挖参故事多反映爱情题材，在形式上，又多为灵怪、变形的复合型。《扇子参》里，一个美丽的人参精为了报答穷苦樵夫几次相救的恩情，以身相许。《棒槌鸟》中的二柱为放走人参姑娘，被村落长活活打死，后被人参姑娘相救起死回生，天神召回人参姑娘，二柱痛不欲生，死后化为棒槌鸟。这些故事十分感人，表现了青年男女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与矢志不渝。描写爱情题材的当然不仅仅限于人参故事，神话、传说和其它故事中广有涉及。有的悲壮、苍凉，对阶级压迫、发出呼天抢地的控诉，如《黑娘娘的传说》；有的幽婉、哀切，生不能成眷属，死后也要配成双，如《连理杨》；有的加上一条光明的尾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情人终成眷属，如《玉杯的故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是各有千秋，不拘一格。有的以细腻的心理刻划见长，如《鸡蛋石沟》等。

幻想色彩较淡，注重情节的现实因素是生活故事与幻想故事的鲜明分壤。生活故事是民间故事的“小字辈”，虽然产生时代较晚，但却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类故事不仅直言不讳地表现了创作者对待生活的态度，而且同样闪烁出蕴藏在劳动人民心底的智慧火花。象《说话算数》《老二买布》，抓住刻薄财主、势利掌柜的本性特点，使捉弄人者反被捉弄，表现了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争取平等权力的斗争。满族这类智慧人物故事，虽没有象蒙族的巴拉根仓，纳西族的阿一旦，藏族的阿古顿巴，维、哈族的阿凡提那样的固定主人公，但却不乏与之毫无逊色的智慧人物。满族智慧人物故事有两个特点：其一，主人公使对手丢乖出丑事出有因，往往是在身受其愚后以眼还眼的“后发制人”；其二，与幻想故事有所不同，

主人公惩治恶人既不靠仙人相助，也不凭借宝物威力，而是充分依靠自己的智慧，抓住对方的弱点或言语的漏洞，以其矛攻其盾，表现出劳动人民对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自信心。在艺术上抓住本质特性给予大胆夸张，幽默感很强。

巧媳妇故事则站在妇女的角度，对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发出自己的呐喊。封建礼教、家长统治、男尊女卑同样束缚着满族妇女的创造力，而巧媳妇故事的出现，正是劳动妇女要求自身解放的生动写照。这类故事多用轻喜剧的面目出现，以“含泪的笑”向轻视妇女的不合理现实呼出不平。《考媳妇》《三媳妇》中女主人公对公公的考察或刁难都应答得十分出色，使颇为自信的公公不得不心悦诚服，交出了象征家长统治的钥匙。妇女对封建家长反抗的形式不是单一的，有的不甘屈从命运的安排，一抗到底，如《不叫玛玛的儿媳妇》；有的则采取韧性的反抗，如《祖宗婆》。值得提及一笔的是《祖宗婆》运用了对歌的形式，篇幅极短，但是饶有风味，从中可一睹满族古老萨满教的风采。《绣花女》把反抗的矛头指向了社会，女主人公运用智慧，逃脱了官府的毒手，保持了自己的贞操，富于强烈的传奇色彩和戏剧因素。

此外，满族的讽刺故事，反侵略传说也有一定特色。

作为满族人民广阔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满族民间故事主要表达了这样几项思想内容：

一、饮水思源，崇武尚英。以骁勇强悍著称于世的满族人民崇拜英雄业绩，赞美勇敢精神。对于造福于满族人民的义侠精英，他们一时也不曾忘怀。在满族民间故事中塑造了诸多的感人形象，有为救部落而自己化为北极星的可敬老人；有平息部落叛乱的武艺高强的年少酋长；还有嫉恶如仇的巾

帼英雄，甚至把骑射开基的帝王也当作歌颂的对象，并引为自己民族的杰出代表。突出地体现了满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建立功业的渴望。

二、以善为本、知恩图报。善行、孝行、德行在民间文学中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满族更是讲究信义、注重感情的民族。“善恶报应”表达了满族朴素的是非观念。他们坦荡诚实、怜老恤贫、扶弱尊长、正直勤勉，最后总有完满归宿；而虚伪狡诈、贪婪自私、谄上欺下、庸碌怠惰，下场总是可悲的。

三、反抗压迫、追求幸福。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天灾、人祸、瘟疫、饥馑使满族劳动人民饱尝了苦难，但他们不沮丧，不屈从命运，要求改革现状，反抗阶级压迫，在恶劣的现实处境中，他们锲而不舍地追求着幸福的明天，这种战胜压迫者的强烈愿望，使这类故事带有乐观向上的浓厚色彩，他们借助艺术夸张、丰富想象创造出自己的理想王国。

四、反抗礼教、赞美爱情。封建礼教的锁链，使无数相爱至深的恋人咫尺天涯，制造出一幕幕爱情的悲剧。满族爱情故事向封建礼教、伦理观念提出勇敢挑战，有的直接触及了现实生活，有的用异类通婚的形式寄托了他们的心声。

满族民间故事展示了广袤的社会图景，包裹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独特风格。

如前所述，现在只能在黑龙江个别偏远的村落中找到仍操满语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满族后裔久已习用汉文了。除了从古老的《萨满祭歌》中还能一聆满语的余韵，现今采集到民间故事无一例外用汉语流传，这就给满族民间故事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复杂性。

然而，事物总是辩证的。若以满语兴废权衡得失，显而易见，在汲取了中原文化的有益滋养的基础上，满族文化取得了亘古未有的发展；反过来讲，满族文化对汉族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不妨说，走中华民族语言发展的共同道路，是满族文化成熟的一种标记。

诚然，有些内容相近的故事，如《玉杯的故事》在汉族中早有流传，但满族同一故事无论从情节还是从风格上，都有较大的变异，点染上满族聚居地区的特色。岫岩是中外著名的岫玉产地，故事中对玉杯色泽、质地的描绘是颇为真切的，而中原流传的会唱歌的杯子则是木头心做的，这是自然资源不同所致；再有，满族民间故事虽然更换了语言外壳，由于它们同本民族的风情、乡俗、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尽管故事内核与其他民族所共有，却不失自己民族的独特风韵。仍以《玉杯的故事》为例，不仅在称谓和一些物品的叫法上有显著的不同，风习也不尽相同。阿木巴讷讷给她的丑儿子上坟插的佛绦，就是满族独有的哭奠方式。佛绦就是用杏条插一包米骨子，外贴五色纸。包米骨子象征佛绦妈妈赤裸之躯，五彩纸以示遮掩之意。此外，民族意识和心理状态对于满族民间故事的真伪鉴别，也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玉杯的故事》中丑小伙的心，被南方来的寻宝人重金买去，点炼成宝，化为一只只会唱歌的玉杯，这类“眼睛毒，知道宝物所在”的“南蛮子”，在《扇子参》故事中也有所描述。不言而喻，“南蛮子”指的是关内来的汉人。这种带有明显贬意的称谓，显然出自满族对汉族的戒备防范之心，当时朝廷也三令五申警谕：“不许盗袭汉人恶习”。满族历史上是饱尝过民族歧视的痛苦的，明代统治阶级深重的压迫，加剧了民族和阶级矛盾，在经历了民族几度兴衰